東谷贅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東谷贅言

敖英著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東谷贅言序

古者士大夫老而明農。日坐里門以訓其鄉之子弟。予往時奔走名途。竊有此志焉。及得請東歸。已成勃窣翁矣。里門之役莫償初志。乃閉關習靜。以送殘齡。門生故舊時來相過。情話之餘。或相與評論古今天下事。而一得之愚。又不覺吐之。逐日劄記。加潤色焉。有長者誚予曰。子於此時。宜遊心忘言之天。顧猶喋喋乃爾。非贅邪。予曰。然哉然哉。夫懸疣者贅也。身有之。心固醜之。而況人乎。然非疾痛害事也。欲決而去之又不忍。言之贅也亦然。自今以後。當奉長者之教而謝筆硯。其業既劄記之者。命兒輩藏之。以俟稗官氏采焉。不然。以俟家人障牖之需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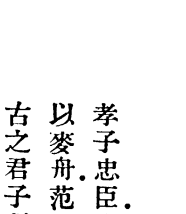
嘉靖己酉夏四月既望東谷敖英識

刻東谷贅言序

贅言二卷東谷赦公之所著也公先在蜀嘗刻綠雪亭雜言其博議雄談光流有粲海內愛而傳之久矣然當是時方策勛樹績闡化千里特於自公退食之餘敍次所見而慷慨議論人尙珍愛矧今笑傲林丘逍遙雲石或觸景會心或感今思古其超然之諦確然之見能無嗣述者乎余一日謁東谷輒以此意探之公果出二帙示之曰此猶贅爾然去之又不忍也子其以爲何如余惟言者所以攄發胸中之所蘊也世之言有二摛藻濡毫誇奇競麗非不燁然美也而道遠矣若夫裨益身心增廣聞見者非無辭也而情深矣考古今之同異權人物之高下究心迹之是非定言行之藏否詳制度之因革洩前人之所未發啓後人之所未知初何贅之足云東谷之意得非欲相忘於無言與公以一代鉅儒行成表樹言成模楷而聲實兼懋余方垂髫數聞縉紳先生謂其名世豪傑既而覩所製作雄邃博朗意必光明俊偉人也今也天假良遇每一會晤必聞嘉論皆直剖藩籬鑿鑿可行而高卓之行尤使人欽畏思法信哉信哉蓋非長河不足以喻其議論之源流非峻嶽不足以方其制行之奫絕是篇者特一時之緒論宜其自以爲贅言也然其殊聞獨見可以開廣博識亦可以撥正趨向欲知公之行不可及者觀其言而已矣君子之所樂而玩者其在茲乎其在茲乎遂命工刻之

嘉靖己酉仲夏朔日仁和三洲沈淮書

東谷贅言卷之上



孝子忠臣。代固有之。惟子能合父心。惟臣能合君心者。爲難能也。蓋有之矣。不多見也。是故執友辭之濟以麥舟。范忠宣公之心卽父之心也。河東未平。不望使相。曹武惠王之心卽君之心也。古之君子所爲。後之君子亦有不敢思齊者。豈以其所爲未善耶。抑所見不同不必踐迹也。是故柳下惠覆寒女。魯男子不敢學之也。程伊川祭始祖。朱晦翁不敢行之也。

或告予曰。有孝子某者。鄉人稱爲君子也。業遇恩例以孝名受覃霈。頃因割產與兄閱墻。予曰。爲孝子而薄天倫。則其所謂孝者豈其然乎。吾聞惟孝友于兄弟。未聞不友而能孝者也。是故克段于鄢者。不及黃泉。誓不見母。蹀血玄武門者。環兵海池震驚若翁。

古來固有凶人一變而爲吉人者。亦有清流一變而爲濁流者。噫。罔念克念。其機在我而由人乎哉。是故周孝侯惡少也。斬蛟伐虎。遂立功名。永貞八司馬皆茂材異等也。乃朶頤叔文之鼎。而萬事瓦裂。人有恆言。霜降水涸。涯涘乃見。諺曰。若不同床臥。安知被裏破。蓋朋之盍簪。誰無情誼。必要其終。然後見君子小人之用心。昔東坡謫海南。故人巢谷。年已七十三矣。自蜀往唁之。死諸途。予於此見君子交誼之眞也。伊川編管涪州。或諷其故人邢恕救之。恕曰。便斬程頤萬段。恕亦不救。予於此見小人反覆之情也。

壽五福之一也。得之者有幸不幸焉。彼得壽以成名者幸也。得壽以敗名者不幸也。雖然。壽何負於人哉。人負壽耳。是故申公年八十餘而應聘。使其先數年而死。則爲治不在多言之對不登漢史矣。夏貴七十九而降元。使其先數年而死。則忘君事仇之恥不穢宋史矣。

古之奸雄巧於用術。往往神出鬼沒於至深至險之際。自以爲算無遺策也。殊不知天不容僞。祇自斃焉。是故蘇秦能報刺客之仇。而不能逃其七首之害。呂不韋能匿祖龍之胎。而不能免其遷蜀之謫。

古之權臣跋扈。必陰藉名儒爲之宗主。毅然復古之禮文以厭羣志。然後乃敢行大事。彼名儒者冒昧依附。欲資其勢而行其志。不知當其時國事且日非矣。禮文雖復古何補哉。是故西京郊祀之禮。至王莽輔政而後定。劉歆主之也。東京宗廟之制。至董卓入朝而後定。蔡邕主之也。

潘良貴爲諫官。殿上叱侍郎向子諲。王公度爲諫官。門上殿死指揮馬順。嗚呼。於此見二公忠憤之氣。可謂雄於九軍矣。然竊有說焉。子諲奏對支離。封皂囊而論列可也。何必叱之。馬順之罪固在誅絕之域。請歸之司寇以徵刑書可也。何必毆死之。夫尊客之前不叱狗。而投鼠且忌器也。況法宮何地。乃徑情如此。殊駭觀聽。非所以尊朝廷也。不可以爲訓。

唐憲宗以節度使王鍔帶宰相之銜。李藩以筆塗詔。而附奏曰不可。宋貞宗以劉美人爲貴妃。李沆引燭焚詔。而附奏曰不可。嗚呼。二公可謂能執大臣吁咈之義矣。然竊有說焉。古者人臣不敢齒君之路馬。孔子過君虛位。必勃然變色。蓋敬君之禮固當然者。況詔王言也。而輒塗之。而輒焚之。可乎。向使天子震怒

而下吏議。則不敬之罪。二公將何詞以自解。大抵寶臣居密勿之地。君有過舉執奏可也。塗詔不可也。焚詔不可也。

張忠定公守成都日。合軍大閱。始出城。衆皆羅拜呼萬歲。公亦下馬東拜呼萬歲。復攬轡徐行。衆不敢譁。夫軍士擁郡將呼萬歲。是無君也。無君根於怨望也。而怨望之來。豈一朝夕之故哉。公胡不能炳幾銷釁。直待其譁焉而後靖之。亦晚矣。向非公之忠誠。有以厭服其邪志。吾恐嵩呼不已。必至黃袍加身。黃袍加身則成騎虎之勢。而劍閣玉壘之區。人心搖矣。當其時公將何辭以聞天子而謝天下。

韓魏公經略西事。開府延安。夜有賊攜匕首至臥內。公曰。可取吾首去。賊曰。得公金帶足矣。遂取金帶而去。或曰。賊夏人遣來也。予於此見公倉卒應變而辭氣不攝。神氣不亂。非養之凝定能爾耶。雖然。昔楚師圍宋。華元夜入楚軍。登子反床以劫盟。君子固病其將略之疎矣。公也鎖鑰西鄙。又非子反懸軍之比。重門擊柝。虎旅宵嚴。而刺客奸人胡爲乎來哉。意者公於周身之防。曾未之虞耶。幸而賊有鉏麑之悔。不然。武元衡之禍作矣。則夏人得志西事其憂哉。

或問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獨不言君父懼者何也。予曰。春秋之義。莫大於尊君父。討亂賊。夫亂賊既討。則聖人之斧鉞在春秋。而後死者懼。而君父尊矣。君父尊則君父慶矣。奚懼哉。嘗觀古來固有君而不君。父而不父者矣。忠臣孝子之心。以爲君父天也。天可逃耶。是故西伯不怨羑里之囚也。申生不怨新城之死也。又嘗觀古之君子。傷一代人倫之變。亦未聞罪人君父者。是故湯武奉天討誅獨夫而

巢伯不罪桀也。夷齊不罪紂也。桃園之變。董狐不罪靈公也。棠姜之禍。南史不罪莊公也。知此則知孟子不言君父權者所以存萬世之防也。嚴哉。

史魚盡死後之忠。郗嘉賓盡死後之孝。此忠臣孝子之苦心也。曾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若二子者。死猶未已乎。

人莫不有死也。惡之欲其死者。衆人之情也。愛之欲其死者。君子之心也。夫既愛之矣。又欲其死何哉。蓋所愛有重於死者。先民有言。綱常九鼎。生死一毛。是故南霽雲被執而未死。張睢陽大呼男兒以速其死。文丞相被執而未死。王鼎翁作生祭文以速其死。

古之烈士。不肯欠人一死。蓋烈士尚奇節。故於同志者有偕死之義焉。脫不得已而先死。則後死者心即許之。他日事濟。當以一死下報故人。夫心之許心之盟也。心既盟矣。若負幽冥山川鬼神其可欺乎。此古人所以重心許之盟而執牛耳之盟次之。是故羊角哀不肯欠左伯桃一死。陳嬰不肯欠公孫杵臼一死。乃若范質王溥欠周世宗一死而宋太宗薄之。

秦穆公用孟明。而殺之役彭衙之役皆敗績。終焉伐晉。晉人不出。封殽尸而還。左氏美穆公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愚意不然。兵凶戰危。豈人君歷試主將之具哉。況孟明喪師辱國。穆公不能用鍼。是失刑矣。又不替之。不亦過乎。且茅津既濟。兵刃未接。何功之有。夫秦之所以能霸西戎者。以累世富強也。左氏乃歸功於敗軍之將。不亦誣乎。初穆公因杞子以襲鄭也。蹇叔業諫之矣。使穆公能用其諫。則秦師不東也。三

軍不暴骨也。秦誓亦不必作也。左氏乃不賢蹇叔而賢孟明。不亦左乎。

莊子曰。伯玉行年五十。方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予曰。信斯言也。伯玉四十九年以前。眞冥頑不靈。全不知非矣。設使若顏子短命而死。則終身不知非矣。若然。何以爲伯玉。且夫子天縱之聖也。必待行年七十始從心所欲。化何遲哉。若伯玉六十而化。又先於夫子十年。可謂賢於夫子遠矣。豈其然乎。雖然春秋列國大夫之賢無踰伯玉者。然則賢伯玉者奚稱哉。予曰。夫子嘗以君子出處稱之矣。其使者嘗以欲寡過不能稱之矣。靈公夫人又稱其不以昭昭申節。不以冥冥墮行矣。

或問長幼之序。專序齒耶。不專序齒耶。予曰。兄弟之長幼序齒也。伯叔姪之長幼不序齒也。蓋伯叔雖孩提尊也。姪雖耄夫卑也。何也。分重於齒也。同父之兄弟亦有不序齒者。立子以嫡不以長。紂弟也而爲君。微子兄也而爲臣。何也。嫡重於齒也。同母之兄弟亦有不序齒者。周公弟也爲王冢宰。管叔兄也有土而無官。何也。命官以德。德重於齒也。宗族鄉黨亦有不序齒者。一命齒於鄉。而再命不齒。再命齒於族。而三命不齒。何也。命重於齒也。爲師爲弟子亦有不序齒者。韓子曰。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故王通十五。教授河汾。其弟子有白首北面者。何也。道重於齒也。

或問歷代君臣之義。予曰。有一統之君臣。有革命之君臣。有列國之君臣。有舊國之君臣。有敵國之君臣。有先世之君臣。有亂世之君臣。有華夷之君臣。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莊周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此一統之君臣也。詩曰。商之子孫。侯服于周。殷士膚敏。裸將于京。此

革命之君臣也。百里奚虞人也。而臣於秦。伍子胥楚人也。而臣於吳。他如晉大夫韓厥對齊君亦稱臣魯大夫平子對晉君亦稱臣。此列國之君臣也。禮爲舊君服齊衰三月。故樂毅燕臣也。而奔趙。趙謀伐燕。毅泣而不肯同謀。此舊國之君臣也。吳蜀魏晉皆稱帝也。而劉禪降魏。孫皓降晉。此敵國之君臣也。張良以五世相韓而報秦仇。陶潛以曾祖爲晉宰輔而不肯事宋。此先世之君臣也。馬援遨遊二帝之間。其言曰。當今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耳。此亂世之君臣也。胡人金日磾而臣於漢武。漢將李陵而臣於匈奴。此華夷之君臣也。然則君子處此。將安適從。王蠋有言。忠臣不事二君。此其律令也。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予謂子之與姪。親親固有自然之殺。倫也乃以愛姪不如愛子爲私慝矣。信斯言也。必愛無差等。然後爲公乎。是墨道也。且吾聞之。父爲子綱。而不爲姪綱。父爲子隱。而不爲姪隱。父名子而不名姪。父冠子而不冠姪。父醮子而不醮姪。有爵位也。立子以嫡。立嫡以長。而不立姪。考終命也。治命亂命。命子而不命姪。凡若此類。皆一本也。皆天也。非人也。皆公也。非私也。欲比而同之。是二本矣。而可乎。或曰。然則視姪當如塗人乎。予曰。不然。兄弟之子猶子也。觀馬援戒兄子嚴敦之書。韓昌黎祭十二郎之文。固當撫之以恩。教之以義矣。

或問人有恆言慈父敗子。然則父可不慈耶。予曰。不慈則不父。傳曰。爲人父止於慈。止之云者。無或過也。過於慈則溺愛不明。故敗子必也。有義方乎。義方主嚴。過於嚴則傷恩。君子不忍。子之無良也。寧傷恩。雖

然陶靖節非無義方者五男兒皆不好紙筆何耶此之謂教亦不善者也韓文公朱文公皆蚤孤也皆卓然命世何義方之聞耶此之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也

石碏教子以義其子厚不從而甘心爲逆黨陳萬年教子以諂其子咸不從而卓然爲名臣噫子之不係世類也如此哉

程太中夫人曰子之不肖皆因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予謂婦人之仁過於姑息也其敗子也恆多

或問孝子廬墓禮歟予曰此孝子不忍舍親之心也古禮無之也古禮親喪居倚廬倚廬者倚木爲廬於中門之外東牆之下不楣不塗也既虞則柱楣塗廬矣既練則舍外寢矣曷嘗有廬墓之制哉然則桐宮之徂非廬墓耶予曰密邇先王其訓伊尹之志也非太甲之心也蓋倚廬常也桐宮變也

或問君親有疾禱於鬼神以求福有是理乎予曰古人有行之者矣昔武王弗豫周公禱於三王求以身代庚黔婁因父疾篤禱於北辰求以身代是皆臣子迫切之至情夫豈索之茫昧者哉且病者臥榻奏藥罔功其心皇皇惟冀鬼神陰佑之一聞有禱躍然快心或若起之而疾或蘇矣況感應之理又有不可誣者是則禱云禱云庸非佐助醫藥之一術乎母執曰死生有命不可禱也若自身有疾執焉可也

古人奉父母遺體無不用其潔者故髮必沐而必櫛齒必漱手必盥身必浴足必洗蓋以遺體者親之枝也敢不潔乎不敢不潔況敢虧焉辱焉以忝其生乎嘗怪嵇叔夜一月不梳頭陰子春半年不洗足柳宗元一搔皮膚塵垢滿爪三子者皆名士也奉親遺體當不潔如是耶

古制父喪斬衰三年。父在母死。齊衰期。父卒齊衰三年。蓋以父母猶天地也。母服不斬不三年者。此天尊地卑之義也。故厭之也。殺之也。我朝制服。父母皆斬衰三年。無厭也。無殺也。蓋以母氏劬勞之苦尤勤也。妾有子而死。其子亦斬齊三年。不以父與嫡母在而厭也。而殺也。此聖朝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所以達孝子之志也。

孝子禁服內生子。考之經傳。未見明訓。蓋自桐門右師譏然明始也。歷漢唐宋元。此禁尤嚴。我朝則無此禁矣。嘗莊誦孝慈錄御製序文。其中有曰。禁服內生子。不近人情。故大明律無服內生子之條。嗚呼。此聖明所以緣人情而立法也。類如此。

近年江東有朝士服內生子。反誣其妻與外人通。其妻自縊死。湖南有老儒服內生子。乃沉之江中。遂絕嗣。此皆不知本朝無服內生子之禁也。

五倫言父子有親。不言母何也。統於尊也。家人卦以父母爲嚴君。則兼言之矣。自古稱大君爲天子。而不言地何也。統於尊也。西銘以大君爲乾坤之宗子。則兼言之矣。

唐玄宗爲長枕大衾與五王同寢。可謂友愛之篤矣。竊以爲非帝王之友愛也。夫帝王之友愛。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也。富貴之也。未聞同衾枕而寢者也。且古者父子不同宮。況兄弟乎。宮且不同。況寢乎。同寢者惟伉儷則然。若兄弟裸裎於一榻之上。展轉反側之際。能無褻乎。昔韓昭侯與棠溪公謀事。夜必獨寢。慮褻言漏於妻妾也。玄宗之於五王。誰無私曲。萬一窺而漏焉。則噬臍何及。然則寢之不同。不猶愈

乎。或曰。玄宗忍人也。三子無罪一日殺之。則同寢之愛。豈誠於五王者哉。予曰。不然。論玄宗者當論始終。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玄宗之心也。故始焉愛五王者心之天也。終焉殺三子者心之人也。其君天下也亦然。故開元治也。天寶亂也。尊卑分也。強弱勢也。輕重時也。時乎分重則勢輕。故楚子強也不敢窺衰周之鼎也。時乎勢重則分輕。故昭公君也不能抗意如之逐也。

自古天下事。君子成之。小人壞之。雖然亦有不其然者。君子功業蕭條。不足以對蒼生之望。小人能行好事。亦可邀人心也。是故殷浩房琯皆萬夫之望也。山桑陳濤斜之役。皆一敗塗地。而智勇俱困。秦檜奸臣之雄也。當金人立張邦昌之日。仗義抗詞。請立趙宗。就執不屈。而清議壯之。

以衆君子攻一小人。事機不密。猶或難之。況君子寡而小人衆乎。此陳蕃竇武所以起黨錮之禍也。以君子之寡攻小人之衆。爲力固難矣。況以孑孑負乘之小人。而攻累世膠固之小人。不尤難乎。此李訓鄭注所以成甘露之禍也。

古之君子。其立身行己。苟一節孤高。足以洗濯汚習。其他嘉言善行。雖不盡傳。可以無遺憾焉。其立言也。苟一篇撰述。得罪名教。即其平生著書滿家。將焉用之。是故稱楊伯起者。以其辭暮夜之金也。薄揚子雲者。以其獻美新之文也。

朋友責善。古之道也。門弟子責善於先生長者。亦猶行古之道也。夫豈操戈入室者比哉。是故羅一峯勸

李文達公辭命以奔喪。羅圭峯勸李文正公引年以遜位。小人之交。外親而內疎。始合而終叛。君子之交。則內外始終一也。故君子無黨。小人無朋。君子無賣友之心。小人無久要之信。

或問人有恆言妻乘夫何謂也。予曰。乘之爲言馭馬之名也。六轡在手。韁耶控耶。皆如所欲。曷敢有越志哉。黯妻悍妻之乘夫也亦然。或曰。甘心受乘者惟懦夫愚夫。則然彼英武之夫肯爾耶。予曰。不然。彼單騎出走。入山谷二十里而終夜不返者。非英武之夫耶。蓋受其乘也習矣。且柰何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言乘夫者凶也。大抵骨肉厲階。房幃烈禍。皆起於玆。非凶而何。

元世祖欲盡殺漢人。以中國爲牧馬草場。賴耶律楚材諫而止。予曰。華夷天所限也。元人逆天。欲滅我華夏而夷之。其一念之毒。上通於天。是諫也。天贊之也。昔劉定公覩雒汭安流而思禹功曰。微禹吾其魚乎。予亦曰。微耶律文正王吾其馬乎。嗚呼危哉。嗚呼幸哉。

董公發義帝之喪。紀信代漢王之死。周苛烹項羽之鼎。論開國之勳。三子當與山河帶礪之誓加恤典焉可也。胡爲殿上論功之日。曾無一言及此。漢眞少恩哉。

張巡許遠。孤忠大節。無可間然者。奈何當時於巡也。猶議其殺妾之忍。於遠也。猶議其分守之鬪先陷。不有李翰之表昌黎之文。則後世惑焉。作史者論唐褒忠之典有遺恨焉者以此。嗚呼。此其所以終唐之世不能鼓河北忠臣義士之氣也。宜哉。

或問立子以嫡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斯禮也果通萬世之義乎予曰此經也而有權焉非聖賢誰其達哉泉齋邵公有曰武王賢非長也立而興周徵子賢非嫡也廢而亡商嗚呼此達權之所以難也

水覆舟航人不怨水火焚室廬人不怨火食傷脾胃人不怨食色蠹元精人不怨色四者之害果物之咎耶抑御物者之咎耶是以君子貴自怨自艾

凡行事覺得本心有不安則人心必不悅甚則怨怨則仇仇則或敗乃公事故君子謹始慮終慮終者慮其敗也能慮敗者不敗

凡立志不可持兩端兩端交戰於胸中則誠僞之幾義利之辨君子小人之界限終是把捉不定而上達者難哉昔桓溫嘗言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是固兩端交戰之病畢竟成就何如哉

或問鈍予曰有天之鈍有人之鈍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未能鈍之命於天者也大辨若訥大巧若拙鈍之習於人者也夫君子之處世也敏於天者必求鈍之君子之爲學也鈍於天者必求敏之敏其鈍者困心衡慮不冥頑也鈍其敏者藏鋒斂鍔不揮霍也不冥頑者不自棄也不揮霍者不自傷也

莊子曰庖人雖不善割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予謂尸祝代庖是出位也彼庖之不善者匪用爲德且將疑其病己而銜之矣知此說者處朋友寮案之間因事納忠以匡不逮者尙愼旃哉

嘗見極余錄中有曰稱人之善或過其實不失爲君子揚人之惡或損其眞寧免爲小人予謂此語可爲善善長惡惡短之註疏也

潛溪宋太史歸田之日。銘于楹曰。積丘山之善。尙未爲君子。貪絲毫之利。便陷於小人。嗚呼。吾輩當念之哉。

揚子雲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或疑斯言也幾於怪。予曰。害盈福謙。鬼所司也。高明氣焰之家。其惡易盈。鬼實瞰之。將以降之百殃。此固感應自然之理。無足怪者。雖然。必瞰于室何也。予曰。凡欺天罔人之惡。多萌芽於暗室之中。以爲人莫我知也。殊不知冥鑒孔昭。悔在茲哉。雖然。不瞰尋常百姓之家何也。予曰。尋常百姓之家何惡之能爲。若概而瞰之。鬼之威靈不亦褻乎。蓋嘗徵之人事。朝廷遣使巡天下。惟督察強宗豪右之惡而震罰之。曷嘗問賣菜傭耶。知此則幽明一理。夫復何疑。

人有恆言。破家縣令。滅門刺史。予謂此言強宗豪右當常誦之。庶幾不敢作姦犯科也。爲龔黃卓魯者。不可自誦此言也。夫破家滅門。豈盛德事哉。豈盛世事哉。

廬山之麓。有老儒杜了翁。被服造次必於儒者。或勸之從陽明子講道。了翁曰。吾聞聖人之道在論語。某於其中言忠信行篤敬六字敏求之四十餘年未之有得。又惡乎講哉。或曰。道豈言行盡耶。了翁曰。吾聞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也。又聞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若外言行而講道。某不願聞也。他日陽明子聞之。歎曰。不可謂深山窮谷無人。

曹月川。洛中名儒也。里中嘗有二叟訪之。留飲。一叟劇談勢利。紛華口吻津津如海夫逐臭。一叟沉默寡言。少焉略談及尋幽吊古之事。眞想蕭然。飲罷。或問優劣。月川曰。一叟是黑風暗雨胸襟。一叟是青山白

雲胸襟.

番禺陳兩峯先生.白沙高第也.來尹淸江.予爲諸生.獨蒙與潔.一日侍几杖.請問古人作文之法.兩峯曰.論語是夫子短文章.繫辭是夫子長文章.孟子七篇.是斬釘截鐵.雄辯文章.子潛心而求之.則機杼在焉.經緯在焉.山龍華蟲黼黻在焉.竊以爲萬世作文之法.無踰此者.

自暴自棄.下愚之所以不移也.不囿風氣.不染習俗.上智之所以不移也.然均一上智也.造詣殊途.亦有不能變而一之者.是故伊尹之任.不能變爲伯夷之淸.伯夷之淸.不能變爲展禽之和.孟子之嚴毅.不能變爲顏子之純粹.河南程氏兄弟皆賢也.伊川自以爲不及家兄.眉山蘇氏兄弟皆賢也.東坡自以爲不及舍弟.

晏子曰.古者飮酒.周觴五獻.過之則誅.漢法三人以上無故羣飮酒者.罰金四兩.宋法夜聚飮酒而曉散者.坐死罪.皆所以嚴酒禁.防酒禍也.皆祖酒誥執拘歸殺之意也.我朝無崇飮夜飮之禁.視漢詔賜酺五日之澤不尤汪濊乎.

或問姦人與小人何以異.予曰.敢於爲惡而無忌憚者.小人也.有爲善之名.終無爲善之實.有爲惡之心.初無爲惡之跡者.姦人也.斯人也.從君子則君子愛之.從小人則小人愛之.彼奴顏婢膝.昏夜乞哀.姦之柔者也.口蜜腹劍.深情厚貌.姦之戾者也.姦之柔者.志在於希寵.姦之戾者.志在於毒人.

或問古者諸侯死社稷之義何如.予曰.諸侯之社稷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不幸事勢危迫.當效死守之義

也。然而有權焉。古公不死社稷而遷岐山。勾踐不死社稷而棲會稽。卒能基王業。恢霸圖。何必死。唐玄宗荒淫之君也。豈達權哉。漁陽之變。棄社稷而西巡。幸而前星幹蠱。不失舊物。宋欽宗當金兵壓境之日。愎執諸侯死社稷之義。乃舉族北轅。遺恨千古。究原而論。愎欽宗者何棄也。愎何棄者李綱也。先儒陳瑩中又曰。靖康之役。景德之役愎之也。蓋景德之幸。遼人未過河也。靖康之不幸。金人過河也。

我朝國勢之尊。超邁前古。其馭北虜西蕃。無漢之和親。無唐之結盟。無宋之納歲幣。亦無兄弟敵國之禮。其來朝貢。則以恩禮待之。其朝鮮安南琉球日本占城暹羅滿剌加諸國。烏思藏董卜韓胡奴兒干諸司。朶顏赤斤阿端卜剌罕諸衛。奉法尤謹。朝廷待之恩禮亦有加焉。嗚呼。盛哉。

故舊中有權橫逆者。或教之自反。或勸之不校。予曰。顏子犯而不校者。恕人也。孟子三自反者。責己也。君子與其恕人也。寧責己。夫顏子豈忘責己者哉。夫子嘗稱其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若顏子不能責己。安能自知其過而不遠復哉。

或問霍嫖姚不學兵法。岳武穆不閱陣圖。帥師者可法之乎。予曰。有二公之將略則可。否則否臧凶矣。夫兵猶醫也。醫之良者未有不用古方者。但變通之機自有神妙。

蘇老泉曰。龍逢比干不得爲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故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予謂信斯言也。歷代忠臣義士。殺身成仁者。皆謂之無術可乎。夫蘇秦張儀之術。狙詐之術也。老泉乃以之責備龍逢比干。何淺之待忠臣哉。殊不知

邪正不兩立。有龍逢比干之心者。決不肯爲蘇秦張儀之術。有蘇秦張儀之術者。決不能存龍逢比干之心。故黃河之源不揚黑水之波。桃李之根不結松柏之實。

陳龍川曰。孝弟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才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予謂此言以之論漢唐以下人物則可。以之論漢唐以上人物則不可。何者。湯武之征伐。趨天下之變者也。謂湯武非孝弟忠信可乎。伊周之立訓。定天下之經者也。謂伊周無才術辯智可乎。蓋龍川之志。欲整兩漢而下。庶幾見三代之英。宜其言如此。

或問律設大法。禮順人情。漢循吏卓茂有是言也。今欲執法。則人情拂矣。欲順人情。則法廢矣。二者將安取衷哉。予曰。法之執者。當于其大而小者可宥也。人情之順也。當于其小而大者不可恕也。乃若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又古人原情立法之深意。不可因漢人之言而或差池。蓋過者無心之犯也。雖大可宥。故者有心之犯也。雖小必刑。司刑者其愼哉。不然宥大過不免有故縱之失。刑小故不免有深刻之愆。

或問我朝定律。於情法何如。予乃作而嘆曰。至矣哉我朝之律。可謂情與法並行而不悖者也。如十惡不原。法也。八議末減。情也。干名犯義者法也。得相容隱者情也。自首免罪者情也。猶追正賍者法也。罪有加者法也。有減者情也。有從重者法也。有免科者情也。凡法之所在而不姑息之者。義之盡也。凡情之所在而必體悉之者。仁之至也。此我朝所以忠厚垂統。而社稷靈長終必賴之。

或問初入仕途。讀律當以何者爲先。予曰。先讀治己之律。若不能律己而遂律人。難哉。如出入人罪。故禁

故勘平人決罰不如法老幼不考訊之類皆治己之律宜書座右奉以周旋不然吾恐巨室或議其後矣不然吾恐當路或殿其課矣

或言先儒謂元結中興頌其末言大業而不言盛德有美刺之風焉予曰不然頌體有美無刺若箴美刺非頌體也觀詩中有曰盛德之興山高日升何嘗不頌德哉昌黎平淮西碑序中只詳序諸臣平蔡之功至詩結尾乃以明斷二字歸美天子大抵名家作文自有體格

古人祠堂或祀木主或祀小影程伊川朱晦菴以主司馬溫公呂東萊以影蓋主者神之棲也影者神之像也我朝劉文安公不用主不用影止用一軸大書三代考妣之靈此又是一見也

古人重問疾吊喪會葬之禮忠厚之風也宋南渡以後重新婚生子壽旦落成有慶賀焉有彌文焉其侈靡之風耶

楊文節公別號誠齋朱文公亦否之蓋以誠者聖人之事豈宜以誠自居曾南豐修家譜自以先世乃曾點之派歐陽文忠公亦否之蓋以遙遙華胄將誰欺乎是以君子不可不慎也

崔後渠曰小人其心君子其飭故張商英忤蔡京溷黨籍矣異端其學聖賢其名故張無垢師宗杲厠儒林矣予謂後渠之言似有所指其借秦之論耶

古人稱先生尊辭也稱父兄亦曰先生故朱子曰先生父兄也漢人單稱先亦尊辭也顏師古曰先猶言先生也故梅福傳有曰叔孫先非不忠也漢人單稱生亦尊辭也顏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也如賈生鼂生

伏生之類是也。宋人稱先生加老焉。尤尊辭也。如劉元城稱司馬溫公是也。其筆之於書亦自元城語錄始也。

泉齋邵公曰。學古而議事不以制。猶不學也。予按所謂制者。時王之法也。聖人所以憲章文武者以此。漢儒所以練達朝章者亦以此。近時士子。專於博古。而略於通今。聞泉齋之言其有激乎。

宋南渡。詔市牛筋五千斤。李椿奏曰。一牛之筋纔四兩。是欲屠二萬牛也。遂止。予觀此奏。不以和買擾民爲言。只以戕害許多牛命爲言。而不忍見其觳觫之狀。宛在目前。此其所以能感悟君心。而諫易入也。

東谷贅言卷之下

孝子刲股廬墓。女子未出室而以死殉夫者。我朝有例不旌表。蓋以先王制禮。未聞以毀傷遺體。不居倚廬爲孝者。又未聞室女不奉父母之命。未親迎。未廟見。以死殉未嫁之夫爲貞烈者。是皆過中失正之行。不可以爲訓。

我國初正祀典。凡先代忠臣烈士。異代所加贈謚悉革去。止稱當時官爵。蓋時異勢殊。待以不臣之禮也。

我國初。都督府軍數太僕寺馬數。有禁不許人知。天下版籍。藏在玄武湖中。迴洲之上。有禁不許閑人擅過湖。觀象臺在鷄鳴山巔。歷代簡儀渾天儀璇璣玉衡。量天測景諸器皆在焉。鋼以崇墉。有禁不許閑人擅入其門。此皆定鼎金陵之日。謀國者得請爲禁。以杜奸雄窺伺之心。其志念深哉。

蠻夷不和。中國之福也。猶臧獲不和。家主之福也。蓋蠻夷和則嘯羣八寇。而邊陲不靖矣。臧獲和則相蒙爲奸。而家食日耗矣。以近時亦不剌吉囊之事觀之可見矣。

古之奸雄。用私智以愚人。皆有所祖。然自今觀之。祇見其自愚也。豈能愚人哉。向使其能以祖奸雄故智之心而學于古訓。豈不爲良圖哉。是故公孫鞅不許豪傑學詩書。李斯祖其智而焚經籍。越王趙陀之葬。靈輒四出。塌無定處。曹操祖其智而設疑塚。

吳用三軍迭出以肆楚。彼進則此退。彼退則此進。使楚疲於奔命。王朴祖其智坐致江南之困。魏惠侯選

軍中年力極精銳者教之藝使之重鎧習勞謂之曰武卒而列國莫強焉岳武穆祖其智以練成背嵬之軍孟嘗君用鷄鳴狗吠之盜獻裘出關而脫虎狼之秦虞翊祖其智收攻劫竊盜不事作業之徒以破朝歌之盜嗚呼孰謂豪傑而不師古哉

先民有言二教之徒盛則官失良吏鄉失良士蓋傷之也我朝近年有例不許良家子弟出家爲緇黃之徒其闢邪崇正拔本塞源眞盛典哉嗚呼向使徐洪客張伯雨不峻棲於霞外支遁惠遠不禪寂於花宮咸得與當代清流角逐於秘苑名途安知其不能翩翩起家哉

先民有言有治人無治法夫所謂無治法者豈眞無哉蓋執其法而不能變通之是謂徒法徒法者有糟粕無神化其何以行之哉是故同一兵法也馬服君用之而立戰功其子用之以四十萬而敗於長平同一靑苗法也荆公躬行於鄞縣而窮民受其福通行於天下而良民受其殃

觀人之色可以知人之心蓋誠於中者必形於外苟能卽外以占中雖不中不遠矣嘗試觀之其色莊者其心詐其色媚者其心諂其色赧赧者其心愧其色戚戚者其心憂其色慘慘者其心哀其色欣欣者其心喜其色怡怡者其心和其色悻悻者其心忿其色拂拂者其心怒其色奄奄者其心屈其色訑訑者其心驕其色不定者其心邪其色易褻易笑者其心淺其色黝然不露者其心深面無人色者其心懼義形于色者其心直正色立朝者其心忠簞食豆羹見於色者其心吝造次顚沛而色不變者其心有所主不寧惟是又嘗見醫家以色而知人之生死相家以色而知人之休咎法家以色而知人之曲直噫色之時

義大矣哉.

吳文正公曰.嘗觀天下之人.氣之溫和者壽.質之慈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重厚者壽.言之簡默者壽.予嘗以此說驗之里中黃耆之老良然.間有不其然者.蓋稟賦氣數之或差殊也.

醫書有曰.怒則氣上.驚則氣亂.恐則氣下.勞則氣耗.悲則氣銷.喜則氣緩.思則氣結.予謂此說吾儒養氣者.亦當知所以平之也.不然七者之害.豈直趨者蹶者之能動氣哉.

人身以脾胃爲本.然脾胃有好惡焉.好溫而惡寒.好燥而惡濕.好甘而惡苦.好樂而惡憂.好靜而惡思.好熟而惡生.好潔而惡穢.好軟脆而惡堅.好鮮新而惡陳腐.好精膩而惡粗糲.攝生者能順其所好.違其所惡.則脾胃和平.疾斯寡矣.

或問羣居應接人事將同耶異耶.予曰.無害於義同可也.若苟且而同焉.人將鄙之爲鄉愿矣.有害於義異可也.若徼激而異焉.人將忌之爲怪物矣.

予行役麻城.謁毛鳳崖先生於山中.留宿.因間請曰.先生婆娑丘樊.以何事爲樂.鳳崖曰.某平居恆以禮義灌溉此心.以廉恥潤色此身.以勤儉訓子孫.此外奚所事哉.

予行役關西.嘗繇漢陰入子午谷.山行崖壁巉巖.林木蓊鬱.見水澁二叟策杖行歌.意似逍遙者.迺揖而問之曰.叟何許人.對曰.山中學究也.又問何以能自適如此.一叟對曰.力田收穀.可供饘粥.釀秫爲酒.可留親友.臨野水看閑雲.世事百不聞.一叟對曰.濬池養魚.灌園蒔蔬.教子讀書.不識催租吏.不見縣大夫.

予乃作而謝曰。眞太古之民哉。

正德間。杭州有太守某。初下車。僚佐醵飲具請遊西湖。且言湖中三竺六橋山水之奇。畫船簫鼓清歌妙舞之樂。爲南國遊觀之甲。太守曰。某往時衙命秦川。曾登西華絕頂。俯瞰層巒疊嶂如列蟻垤。計西湖之山不過如是。又嘗勾當荆南公事。泛樓船浮洞庭。忽怒風驅濤。撼地刮天。魚龍湧躍。檣欹柁折。計西湖之水。不過如是。至於歌舞之事。素心厭之。況職務填委。莫知頭緒。不能從諸公于邁。敢謝不敏。僚佐皆汗顏而退。自是太守在任三年。而西湖樂事殊不講講。

柴桑翁卜居詩曰。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此可見翁擇隣不苟之意。其後與于之疏有曰。隣靡二仲。豈所謂素心人者。亦不當其心哉。

古者士大夫閒居。必有高人韻士。與之杖履徜徉於水聲林影之間。尋幽吊古。以暢沖襟。如杜少陵之於錦里先生。青蓮居士之於范野人是也。或有禪客與之爐薰隱几。散慮忘情。如坡仙之於佛印。涪翁之於黃龍參寥是也。幸而生於多賢之邦。又有天壽平格之老。爲衣冠眞率之會。如睢陽香山洛社耆英諸會是也。

嘗觀孝弟之風。敦於貧賤之族。而衰於富貴之家。蓋貧賤之族。骨肉相愛之情眞也。富貴之家。勢利爭奪之私勝也。

或問司馬子徽坐忘論。雖祖南華老仙緒餘。其與天下何思何慮之旨將無同乎。予曰。不同。聖人所謂何

思何慮者言天下之理皆本於自然何以思慮爲哉迺若作聖之功則思慮其本也故吾夫子終夜以思又曰慮而后能得若忘矣何以思何以慮然則其二氏之道耶予曰亦非也猶龍翁曰萬物芸芸吾以觀其復若忘矣何以觀雪山頭陀曰諸幻盡滅覺心不動若忘矣何以覺雖然忘之一字以之卻七情之疾實爲妙方是故歐陽文忠公暮年有小疾不服藥只孤坐習忘以卻之黃文節公嘗構枯木庵死心寮以爲養痾之所亦是此意

天地有心乎予於復卦見之矣天地有情乎予於大壯卦見之矣天地有好惡乎予於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見之矣嗚呼天人相與之際微哉

或問古者臣位而君權可乎予曰此危道也治亂幾焉存亡繫焉國家有此不幸也哉何者使居攝其人如伊如周則黃裳元吉而臣道有終矣使居攝其人如操如懿則包藏禍心而弒逆萌芽矣

或問子囊城郢梁伯溝宮其自衛之策何如予曰二子之策雖曰自衛實自蹙也獨不思郢可城也郢之外非楚耶宮可溝也宮之外非梁耶蓋城郢自亡楚也溝宮自亡梁也烏在其自衛哉宋之南也不此之鑒惴惴然保長江天塹之險其後上流失犄角之勢外郡撤藩籬之固卒使賈師憲以十三萬之師潰於江上而瞎賊更說一句不得哀哉

我朝設養濟院以養民之鰥寡而無告者也惠民藥局以濟疾病之窮者也漏澤園以葬無主之死者也課守令積穀而爲殿最以賑凶歲之饑者也京師有秦厲王國有國厲又有郡厲有邑厲有鄉厲以祀鬼

之無所歸者也嗚呼仁哉

或問方面官有稱欽差不稱欽差者何也予曰國初設官分職咸有定額往蒞職掌者領部檄焉皆不領勅不稱欽差其後因事繁難添設職掌按察司如提學屯田兵備邊備巡海撫民之類察院如清軍巡茶巡鹽巡關之類都察院如巡撫巡視總督河道總督漕運提督總制軍務之類皆領專勅各於職銜上加欽差二字於此以見前項職司俱出自朝廷處分非吏部專擅也

我朝軍國之需有額派有歲派有坐派洪武間國定制如夏稅秋糧魚課鹽課茶課桑絲藥材之類皆有定則此額派也宣德以後如宗室繁衍加添祿米增設職司加添俸糧之類此歲派也又其後也如營建宮室買運大木之類此坐派也蓋額派無增損也歲派有增無損也坐派有事則派事竣即停也

嘉靖癸卯冬四川藩臬長吏將述職北上撫臺東皐劉公餞之且告之曰來春是黜陟幽明之期合屬賢否考語公等幸留念哉又言先年曾見監司塡考語只以清愼勤三字爲準綜覈名實而殿最之譎然有愛惜人才之心初無求全責備之意咸作而謝曰謹奉教次年考察邸報至而各官去留甚愜輿情

東皐劉公患蜀人之訟獄滋豐也嘗語憲使王公鴻漸曰越訴誣告律有明條告遠年陳事不干己事立案不行例有明條主者施行能不姑息則獄之放紛庶其清乎煩以鄙意達諸監司自後各道以獄來上者咸勵精焉

或問王文穆孤注之說何如予曰吾聞君子不以人廢言陽貨何人斯爲仁不富爲富不仁之言孟子錄

之。剏孤注之說。嘗喻剴切。使其由衷而非貝錦之爲。則與老成謀國深思遠慮。其揆一也。何可廢哉。初眞宗駐蹕澶淵也。遣王旦留守東京。旦奏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何如。眞宗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斯時也。眞宗無聊賴甚矣。蓋旦之慮。即孤注之慮也。厥後劉豫入寇。趙元鎭請高宗親征。喻子才止之曰。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萬一蹉跌。須留後門。而元鎭從之。蓋子才之慮。亦孤注之慮也。故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嗚呼。孤注一也。以寇準之貶觀之則爲讒言。以靖康之禍驗之則爲格言。

或問一統正統。史家編年第一義也。考之孔門傳授。曾無一言及此。何也。予曰。二統之說。孔門傳授。未嘗言。未嘗不言。蓋未嘗言者二統之名也。未嘗不言者二統之實也。吾嘗求其實矣。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又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言一統也。子思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言一統也。梁襄王曰。天下惡乎定。孟子曰。定于一。言一統也。時乎。不然。天地閉塞。而海宇之內。瓜分鼎峙。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則無統矣。乃若正統也者。又自其得一統。以正者言之也。非謂一統之外。又別有所謂正統也。是故孔子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言正統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言正統也。彼兩漢唐宋雖不敢比隆三代。亦庶幾得統以正者也。下此或以詐力簒弒得之。或以牝晨之兇得之。或以左衽之雄得之。斯固一統之君。其實一統之賊也。故遜志翁乃立變統之例以待之。良有見哉。然則一統也。正統也。變統也。無統也。編年書法。當何如。予曰。先民有言。據事直書。善惡自見。

古禮。親死卒哭。宰夫執木鐸命於宮中曰。舍故而諱新。或問予曰。舍故者舍何親哉。予按此故字。先儒陳

遡指高祖之父當遷者而言。蓋五服上至高祖而止。高祖之父則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不諱。故蘇老泉族譜引亦曰。自吾父以至吾之高祖。皆諱曰某。其他則遂名之。卽此觀之。古者士大夫以上。止諱四代之親。曲禮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卽此觀之。古者庶人止諱一代之親。

或問伉儷雜合之義何如。予曰。有經權焉。古人於此。慮之也周矣。處之也至矣。是故六禮旣備。醮命乃行。與之偕老而終身焉。是伉儷之常也。經也。苟婦德不恆不貞。爲人倫之蠹。門戶之羞。則有七出之條焉。是伉儷之變也。權也。於七出之中。又有三不去焉。是忠厚之至也。予於七出之中。竊有疑焉。無子也。有惡疾也。皆天也。皆不幸也。何忍去之。當善處之。使之不至失所可也。予於三不去之中。竊有疑焉。不順父母忤逆也。竊盜醜行也。淫穢行也。苟存姑息則難施面目。當以義裁之可也。

或問古來亦有夫爲妻棄者乎。予曰。太公望爲妻所棄。耄故也。朱買臣爲妻所棄。貧故也。魯秋胡志淫而忘親。其妻能以一死而絕之。其志也烈哉。晏子之御。氣盈而志陋。其妻能鐫譙之以求去。其志也偉哉。介葛盧識牛鳴。陰子春識鳥音。尸鄉祝鷄翁養鷄數百羣。各命之名。呼之則應。夫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乃三子之知。皆非衆人之所能知者。不知此又是何等聰明哉。夫以如是之聰明。宜於道理物理無不知者。而三子所知止此耳。而他則泯泯無聞焉。吁可怪哉。

古者男女別嫌明微之際最嚴也。後世士夫乃有與女流歌洽。若交遊然者。而君子無鐫譙焉。蓋諒哉其無他志也。若王右軍之於賣扇老嫗。杜少陵之於黃四娘。白樂天之於潯陽商婦。蘇東坡之於春夢婆是

已乃若攜妓遊山與妓賡詩對妓參禪則蹤閑矣我朝士大夫無此風流綽有古意
尙父呼蒼光以濟牧野之師田單禮天神以堅卽墨之守是皆以神道設教者也
馬都督某遼陽名將也一日舟過天津予以憲職備兵此土往謁之見案上有孫武子十三篇因問之曰此書以何者爲兵家之要何者爲兵家之忌都督曰始計篇曰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蓋用兵之要莫先於此者軍爭篇曰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蓋用兵之忌莫先於此者予與馬都督論用將之道都督曰古人用將必嚴敗績之誅然後爲將者知聖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訓不可忽也予曰允哉故必之敗晉殺先穀城濮之敗楚殺子玉街亭之敗諸葛武侯斬馬謖不然三軍暴骨何辜哉
勝國以前五岳五鎭四海四瀆之神皆有肖像有封爵我國初正祀典止書其木主曰某岳某鎭某海某瀆之神蓋以神者靈氣之所聚也必肖像而封爵之是褻之也非神之也
勝國以前歷象日月星辰之所曰司天監司之猶言轄之也我朝改曰欽天監蓋以天至尊也誰敢司之欽之云者乃欽若昊天之意也
陳定宇能批點諸家之文而定宇之文傳世者鮮矣劉須溪能批點諸家之詩而須溪之詩傳世者鮮矣

譬之奕也。豈傍觀者固審耶。抑兵燹之餘。二子之詩文。殘篇斷簡。流落人間而莫之掇彙之耶。

古禮入門問諱。諱其名也。春秋之法。爲親者諱。爲尊者諱。爲賢者諱。諱其事也。

唐玄宗孝經序。其中引夫子之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不知此語出何書。或曰出鬼髓靈經。予行天下。偏訪藏書之家無之。卽有之蓋贋書也。豈夫子之言哉。何以言之。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曰。志於道。夫六經皆學也。皆道也。何獨春秋哉。夫子晚年刪述六經。以憲萬世。皆聖志之所存也。又何獨春秋哉。且吾聞之。夫子父母皆早世。雖欲孝誰爲孝。而曰行在孝經。何居。況夫子之時。無孝經之書。先儒汪玉山吳草廬又業有昭昭之辯也。

宋末江西饑。當道議勸富民出穀以賑餓者。其言曰。譬之殺一牛以活萬蟻。何不可。元中子曰。萬蟻固可憐。一牛獨何罪而死。議遂止。嗚呼。牧民者平時不能積儲以備賑事。急乃行勸分之令。是無策也。

士大夫守官之廉。猶處子守身之潔。皆分內事也。若處子自多其潔。恆自矜曰。我於庶士也。絕無桑中之約。則人將賤之矣。士大夫之能文章。猶處子之能女紅。亦分內事也。若處子自多其女紅。恆自矜曰。我之織紝組紃。諸姑伯姊皆莫能及。則人將鄙之矣。

善事上官。毋矜名譽。光武有是言也。或疑其教臣下以諂。予曰不然。孔子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事上敬。乃其一也。他日告哀公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然則聖人亦教人諂乎。

前輩教人居官。廉不言貧。勤不言勞。愛民不言惠。鋤強不言威。事上致敬不言屈己。禮賢下士不言忘勢

此其所以於官箴無忝於陟明有光。

嶺南有貪泉。吳中有廉石。噫。泉石何知哉。其榮辱之名。蓋因人而得之耳。

予繇水曹郎改刑曹。大司空崔公命予曰。子知用刑之法乎。夫用刑之法。有時也。有節也。因人也。以時言之。辰巳以前。囚多枵腹。不可刑之也。日夕嚮晦。萬類俱息。人身血氣各有所歸。亦不可刑之也。以節言之。人身血氣之沖和。受刑則變。血本赤者。變而紫焉。氣本温者。變而熱焉。若先刑上體。後刑下體。則血氣之變者。奔注於腰膂髀胯之間。其毒稍紓。猶可支也。若先刑下體。後刑上體。則血氣之變者。衝灌於心肺之竅。其毒不亦烈乎。是以君子刑其一。不刑其二。以人言之。彼孱弱之夫。膏粱之子。見刑而畏者也。一經栲訊。罔不招承。能保其無枉乎。強梁鬨訟之徒。其悖戾之氣。足以玩刑也。終日煅煉。莫肯輸服。豈可信其口中雌黃而直之乎。凡此者。皆當旁求密察。以得其情。不可專恃乎刑也。子其愼之。

師卦二爻爲帥師之將。聖人以帥師之道言之。五爻爲命將之君。聖人以命將之道言之。後世推轂遣將。築壇拜將。正得此意。故宣王南征。則命方叔。北伐。則命吉甫。其赫然中興。有由然哉。或曰。王制有天子出征之禮。何如。予曰。天子出征。惟天造草昧之初。可間行之。苟不其然。不足以震疊英雄。而屈羣力。若常常而行之。則白登受困。遼左無功。所謂殷鑒不遠者非耶。

宋眞宗駐蹕澶淵。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迎擊之。乃引去。帝使人視寇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竊有說焉。主憂臣辱。未有甚於此時者。萊公既決策親征矣。固當臨

事而懼勞心竭力以濟艱難可也顧乃偃然耽樂如在宴安無事之秋身繫安危者固如此乎楊億職掌絲綸亦與有同舟共濟之責曾無一言忠告於萊公且隨波浮沉焉自許八角磨盤者固如此乎斯時也眞宗獨憂之及偵知二臣所爲乃曰吾復何憂者豈眞不憂哉殆權詞以安將士之心耳

漢高祖與太子手勑曰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幷語汝諸弟此西京重父執之禮始此宋朝諸老凡同年同官之子孫有來謁者皆坐受其拜然後設香案遙拜其祖父噫此風厚矣予往時在南都見部寺堂上諸老與各署屬官小官作通家世講之會其坐次序齒不序爵噫此風亦厚矣

雋不疑斷獄引春秋楊萬里註易引故實蓋引經者準古訓以律人釋經者援人事以昭義故曰無徵不信蓋謂此耶泉齋邵公有曰易設虛以待天下無窮之變春秋據實以究天下難隱之情此又明經者所當知

有故人尹岩邑予以公事過其邑故人告予曰邑當孔道苦於供億欲請於當道裁省使客饔廩可乎予曰不可無忘賓旅盟乎五霸送往迎來列在九經古者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爲導門尹除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匈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餐廩人獻飧司馬陳芻工人展車其優賓之禮有如此者以今視古禮簡略矣若又裁省無乃大簡乎

孝陵嘗謂學士詹同等曰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故詞雖艱深意實淺近卽使過相如

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無事浮藻嗚呼大哉王言其所以風勵天下文章之習歸於淳古爾雅也至矣

國初江西進陳友諒縷金床燕京進元順帝水晶宮漏惡其淫巧皆毀之大祀郊廟拜褥褥心以紅布爲之乾清宮御床若無金龍在上與中人之家臥榻無異宮中每日早膳止用蔬菜凡若此類皆以儉德示天下先

孝陵開天起兵時盔甲藏在太廟鐵鎗藏在五鳳樓中采石渡江之舟覆蓋在龍江沙上護以朱闌皆所以示創業艱難也

國初大統既集民物更新元之子孫而縛來降以帝王之後免獻俘又以元主不戰而奔克順天命證之曰順帝又封其孫爲崇禮侯還之沙漠又遣使祭告歷代帝王之陵而禁樵牧又訪求孔子之後封衍聖公顏子孟子之後封博士又立孔顏孟三氏儒學設官以教育三氏子孫之秀者而登用之又立尚賓館聘天下名儒梁寅徐一夔周子諒胡行簡等修大明集禮又命名儒曾魯等修元史又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定大明律又設文舉武舉二科以網羅天下之英才凡若此類皆忠厚惻怛之至郁郁乎其文也洵洵乎其風也嗚呼盛哉

古者朝服通於上下不但見君也按鄉飲酒禮大夫朝服從鄉先生而謀賓介鄉人儺近戲也孔子朝服而立於阼階萬石君家居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自漢以前朝服通于上下如此我國

初製朝服。與古製頗有損益。惟朝廷有大朝會。如聖節元旦冬至册封傳臚獻俘乃服之。每月朔望朝則服公服。逐日常朝或服錦繡。或服公座治事之服。等威有截嚴哉。

都御史東皐劉公撫蜀時。有門生在諫垣。以書來求作司諫箴。東皐復書曰。老悖學植荒落。安能辦此。曾見近科程文載邦有道危言危行一篇。其中講語曰。事關利害。有舉世所不敢言而已獨言之。幾伏隱微。有舉世所不能言而已獨言之。請以此語書之座右。爲司諫箴可也。門生得書讀之竦然。居無何。其人正色言事。落職投荒。

恭簡熊公平生清節。一介不取。其巡撫雲南。平蠻公宴之日。乃受金花彩段。或者疑焉。次年公還朝。召有司領金花彩段貯庫。始知公不肯以清病人也。不然。當日公不受誰敢受。此與張乖厓納侍女之事頗相類。

東坡愛李廌之文。山谷愛高荷之詩。後來二子行檢齷齪。徒使二公有愛才之累也。惜哉。

或問昔者孔子沒。子貢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楊時之於伊川。黃幹之於晦菴。亦猶子貢之在孔門也。及程朱下世。不聞二子有廬墓之戚何也。予按古禮。師死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夫父喪無廬墓之制。而師顧廬之。豈師父之恩殊科耶。且記者言子貢獨居三年然後歸。觀獨居二字。可見當時在門諸賢莫之能從也。乃子貢獨行其志。以報夫子罔極之恩。前乎此者無證也。後乎此者無繼也。所謂賢者過之也。夫賢者之過。非道之中也。非道之中。子何必於龜山勉齋責備耶。

黃天叟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一章。是夫子自作行狀。竊惟聖人一生爲學進德之序。俱見於三十八字之中。無餘蘊焉。我朝頒行文廟上丁祭文。一十六字之中。而聖人道德功業又攬括盡矣。

歷代女禍。至武曌而極。外戚之禍。至王莽而極。宦官之禍。至漢唐末年而極。我朝母后無垂簾之制。外戚宦官不得典政本握兵權。嗚呼。防微之念深矣。貽謀之慮遠矣。

管寧過海。遇惡風幾覆舟。寧語人曰。吾嘗三晨晏起。一朝科頭。過必在是也。郭林宗問仇季智曰。子嘗有過否。對曰。吾嘗飯牛。牛不良。搏牛一下。予曰。此非二子之言也。或者史氏以二子人品之高。附會其說以益其高。不知適足以誣之耳。何以言之。晏起科頭。凡老者病者閒無事者常態耳。曾是以爲過乎。世傳嵇叔夜或旬日或終月一梳頭。袁安雪中高臥。晝不啓扉。未聞當時以爲過而誚之者。孰謂海神有靈。乃以此爲過而覆君子之舟耶。夫牛不良而搏之。所以訓牛也。若以爲過。然則古人以夏楚二物。收擊蒙之威者。亦過耶。且搏牛一下。未足爲虐也。且以爲過。然則古人殺牛以禋祀。火牛尾以攻敵。截牛耳以涖盟者。其過又當何如耶。予故曰。非二子之言也。

文潞公處大事以嚴。韓魏公處大事以膽。范文正公處大事曲盡人情。三公皆社稷臣也。朱文公論本朝人物。以范文正公爲第一。

安南陪臣來朝貢。道出漢陽宿郵亭。時亭中芙蓉盛開。亭長誑之曰。此花名一丈紅。請詠之。陪臣佯爲不知。賦詩曰。原來不是芙蓉樹。花與芙蓉卻一般。五尺闌干遮不盡。尚留一半與人看。太守聞之。以亭長不

誠於遠人。乃詬而杖之。譯者以告陪臣。嘆服而去。

清狂道人郭翊。畫有天趣。詩有風刺。陽明王公初以尋常畫史待之。後見其畫雪樵圖。題詩其上曰。兩束焦薪僅十錢。雪深泥滑自堪憐。市城誰念青山瘦。盡日廚頭不斷煙。又見其畫牧牛晚歸圖。題詩其上曰。雨腳風聲滿樹頭。隨身簑笠勝羊裘。柴門猶道牛歸晚。江上風波未泊舟。陽明語人曰。郭清狂畫掩詩也。乃以賓禮優之。

處士某。隱居山中。庭有松一株。三百年前物也。縣尹立公署。命工師伐之。處士斫白書絕句其上曰。大夫去作棟梁材。無復清陰覆綠苔。今夜月明風露冷。悵他雲外鶴歸來。乃再拜而送之。松至縣庭。縣尹讀詩悵然。遂填直而還其松。

松溪戴公。提學南畿。一日艤舟姑蘇之盤門。見水濱有溺死少艾。命縣官掩之。又命諸生賦詩挽之。蔡佃方弱冠。賦詩曰。芙蓉零落倩誰收。飄泊孤城野水頭。素手尚籠羅袖薄。清波難掩玉容羞。蕪煙綠暗香魂杳。花雨紅添血淚流。莫向盤關歌此曲。月明風細不禁愁。戴公奇之。既而對教官惜之曰。此子詩有音響無骨氣。吾恐冬華之木不實。早慧之子不壽。明年蔡佃死。

華陽有狂生。粗知押韻。一夕乘酣訪鄰曲隱翁。見主人庭中月色如晝。梅花盛開。乃朗誦宋人詩曰。窗前一樣梅花月。添箇詩人便不同。蓋自負也。主人亦朗誦宋人詩曰。自從和靖先生死。見說梅花不要詩。蓋恐其作詩唐突梅花。狂生忿主人嘲己。肆詬而去。明日主人到縣訟之。縣官呼狂生試詩。甚劣。笑謂狂生

曰姑免問罪。押發去百花潭上。看守杜工部祠堂。聞者絕倒。

唐詩亦有極拙者。宋元詩亦有極佳者。不可以時代槩論也。

潘緯十年而吟古鏡。何涓一夕而賦瀟湘。殊不知後之觀者。只論工拙。不論遲速。

國初詩以高啓楊基張羽徐賁爲大家。近時空同李公又以袁海叟爲詩家冠冕。東橋顧公又以李空同爲詩家武庫。

荷亭辯論。以嚴子陵橫足加帝腹爲不敬。古源日錄。論程嬰公孫杵臼殺他兒以存趙孤爲不仁。予按二子之論。近於刻深。然君子執秉義尤類之筆。卻不可無此等公評。不然微顯闡幽之志荒矣。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東谷贅言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著者 敖英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陳敬衡）

E八三二 祥 六